

BUYUQINGCHENG
BUYUNI

圣
妖

—— 著

不遇倾城 不遇你

下
▼



如果要问他为何非她不可，
那是因为有她，就等于拥有了全世界。

不遇倾城 不遇你

圣妖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遇倾城不遇你 : 全2册/ 圣妖著. —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892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2413号

书 名 不遇倾城不遇你
作 者 圣 妖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风染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70千字
印 张 38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92-5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- Chapter 01 再遇黄金男 / 1
- Chapter 02 酒后被算计 / 30
- Chapter 03 和好不如初 / 57
- Chapter 04 琉璃夜色浓 / 84
- Chapter 05 霍少弦大婚 / 111
- Chapter 06 做她的靠山 / 138
- Chapter 07 想要个孩子 / 169
- Chapter 08 隐婚的幸福 / 194
- Chapter 09 爱也分两种 / 218
- Chapter 10 只是太爱你 / 250

Chapter 11 新来的儿子 / 285

Chapter 12 叫一声妈妈 / 317

Chapter 13 耍滑傲娇男 / 353

Chapter 14 颂颂的身世 / 384

Chapter 15 亲吻她的痛 / 416

Chapter 16 神秘睡美男 / 447

Chapter 17 回到他身边 / 480

Chapter 18 倾城厉二少 / 513

Chapter 19 我是你的药 / 545

Chapter 20 白首不相离 / 575

独家番外 / 599

目 录
CONTENTS

Chapter II 新来的儿子

三年后。

小米糍四岁了。

最近有一档亲子节目火遍全国，叫《爸爸带我玩儿》。

里面几位老爸不仅帅气、多金，身份也特殊，有的是演员，有的是著名运动员，还有模特，以及最最特殊的一位老板爸爸。

第一集播出后，老板爸爸在网络上火速蹿红，其余几个爸爸都是公众人物，只要平日里关注娱乐八卦，都不会对他们陌生。但老板爸爸之前只是一名成功的商人，并不是公众人物，给人的感觉很神秘，所以当宣传海报贴出来时，老板爸爸俘获了不少女粉丝的心。

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帅到人神共愤有没有？

那身材，那脸蛋，那黄金比例，演员和模特都靠边站，有没有？

多少人连夜跟帖：哇塞，帅哥啊，极品啊！

这么帅的人都是孩子她爸了？孩子她妈太幸福啦！

太不公平了，叔叔，等我长大，一定要嫁给你！

后面引来回帖无数：小姑娘洗洗睡吧，当小三不好。

更有人火速寻求上位：我跟他有过一夜缠绵哦。

总之，老板爸爸的风头瞬间盖过所有人，也让这档《爸爸带我玩儿》的收视率，将同期其他综艺节目甩出了N条街。

原本，电视台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老板爸爸的，这人尽管在商界拥有很高的地位，但为人极为低调，特别是私生活方面，小报记者蹲守至今，也没打探出什么实质性内容。

《爸爸带我玩儿》的金牌制作人亲自找到老板爸爸家里，跟他说明来意，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话打动了他，他居然就答应了。

由于是真人秀，力求真实，摄制组会进家里跟拍。

出发这天，摄制组来个突然袭击，早上五点就敲起了老板爸爸家的大门。

佣人给他们开了门，一行人被佣人带到二楼主卧前。

推门进去，老板爸爸从更衣间出来，穿了条浅灰色的休闲裤，正往身上套T恤。

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这身形，这肌肉，哥哥，你露点了好吗？

老板爸爸拉下衣角，赤着脚走到床边。

偌大的被子底下，一抹小小的身影弓在那儿，动也不动。

男人将被子掀开，“小米糍，起床了。”

没承想她却将被子一卷，撒起娇来，嗓音带着糯糯的味道，嘴里哼了几声，“不嘛，我要睡觉觉。”

“不行，必须起来。”

编导走到床前，“宝贝，我们还要赶飞机，不然就晚点了哦。”

小米糍一声惊呼，猛地扯过被子，将自己包成个粽子，“爸爸坏，爸爸坏。”

男人伸手将她抱进怀里，“我怎么坏了？”

“人家没穿衣服，就穿了小内内，不要给别人看啦。”

男人嘴角拉开，眼底染起倾城之色，“我怎么忘了，你喜欢裸睡。”

这么小个人儿就知道害羞，还骚包，厉景呈连带被子一起，将小米糍抱起往更衣室走去。

他替她穿好了内衣，才让编导们进去。

小公主站在落地镜前，厉景呈打开衣橱，琳琅满目的服饰充斥着观众的眼球，一排排的衣服分开摆放，有裙子，有上衣，更有连衣裙、数不尽的鞋子，以及精美的首饰。

她床气未退，迷蒙着一双大而亮的眼睛，小嘴巴嘟着，模样很是可爱。

厉景呈拿起一条裙子，想要给她穿上，小米糍直摆手，“不要不要，不要这件。”

“为什么，这不才新买的吗？”

“我看到别人有穿过啦。”

这什么逻辑？

厉景呈赶时间，将衣服挂了回去，又拿起另一条，“那穿这条。”

“我要穿的鞋子和这件不配耶。”

编导在旁擦着冷汗，小朋友，你确定你才四岁吗？

厉景呈连着换了几件，“再不满意，你就给我穿内衣上节目。”

小米糍撅撅嘴巴，“好吧。”

厉景呈替她穿衣服，小米糍凑到他耳朵边，“改天爸爸再给我买新衣服。”

“成。”

他一把抱起女儿，动作熟练地替她套上鞋子。

小米糍留着中长发，发端及肩，微微往里卷，一双眉毛纤细，眼睛又大又圆，五官精致得没话说，肤色白皙，像个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公主。

厉景呈抱起她往外走，“跟爸爸出去不许哭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小米糍重重点下头。

两人走出房间，来到楼下。客厅内，两个大皮箱打开摆在那儿，厉景呈将小米糍放下来，将皮箱一一拉上。

这时，一道女声从边上插进来，“一个箱子是你的，另一个是小米糍的，奶粉和她的贴身衣物都在夹层。”

“好。”

摄影机压下去，只拍到女人的两条腿。这也是厉景呈之前要求的，除了他和小米糍，另一个人不能拍到脸。

佣人帮忙将箱子提出去，厉景呈抱起小米糍往外走。

在走出客厅大门时，小米糍忽然朝身后挥了挥手，“妈妈再见，等着囡囡回来哦。”

厉景呈一语未发，抱起她快步走出去。

这一段，自然也被当作节目亮点播放出去。

第一集播出后，不少人更是从《爸爸带我玩儿》这个节目中挖掘出商机，哪怕是来到超市，或者餐饮店，百分之九十都能看到相关广告。

大妈带着孩子坐地铁，时不时还会谈及，说哪家哪家的女儿更漂亮，谁家的儿子情商很高。

如今，谁若不认识那几个萌娃和老爸，谁就OUT了。

飞机上。

起飞后不久，女人打开笔记本电脑，里面有她下载好的视频。

她不舍得快进，就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。

小米糍好可爱，五官已经长成，和她离开的时候变化很大。多么娇气的一个娃娃啊，头发黑亮如绸缎，樱桃小口时不时撅着，谁都禁不住她的几句撒娇。

厉景呈，和三年前几乎没有变化。

都说男人三十而立，如今他三十一，正处在这个最美好的时段。

他单手抱着小米糍，让她跨坐在他右侧腰际的胯骨上，手臂轻轻托住小米糍的腿，那轻松的样子仿佛抱了个洋娃娃似的。视频下面有很多评论，说老板爸爸这个抱姿很标准，需要极强的臂力，一看就是平日里经常抱的。

小米糍呆萌得很，有时候会处于神游状态，一手抓着爸爸的衣角，嘴里一根棒棒

糖，将嘴巴撑得鼓鼓的。

女人的手指抚过屏幕，却不能真正触碰到她的脸。

画面切换，来到那个她熟悉的地方。

帝景。

厉景呈抱住小米糍走出客厅时，她的女儿脆生生喊道：“妈妈再见，等着囡囡回来哦。”

那一刻，她惊呆了。

尽管画面并未将边上那个女人播出来，但她一眼就知道，那是盛书兰。

小米糍居然叫盛书兰妈妈？

她背部往后靠，黑色的西装袖口下，纤细白皙的手臂垂落到膝盖。

厉景呈，你真的做到了。

女人将电脑合上，视线看向窗外。

五天后，第二集节目录制完成。

厉景呈带着小米糍飞回南盛市。

刚走出机场，就有守候在那儿的记者快速上前，“厉少，请让我们采访你几句吧。”

小米糍穿着带花边的九分裤，一顶棒球帽遮住大半张小脸。她坐在厉景呈的腰际，橘红色的外套包裹住小小的身形，听到吵闹声，她只是睁了睁眼，并不予以理睬。

刚下飞机的男人健步如飞，修长的双腿包裹在西装长裤内。厉景呈削薄的唇紧抿，五官立体而有形。从侧面看，哪怕用放大镜都找不出一缺点；站在正面，则完全可以作为整形医院的范本。

这个男人，几近神秘，若不是因为《爸爸带我玩儿》这个节目，他们这些娱记几乎抓不到他一点私生活的影子。

厉景呈的脚步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走路似一阵风，墨色的太阳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，肌肤是健康的小麦色。忽然有摄像头欲要靠近，男人大掌覆住，示意小米糍往自己怀里靠。

“别拍！”

厉景呈走出去两步，那些人却穷追不舍，于是摘下墨镜，一双犀冷鹰眸射向几人，他手里的墨镜朝几人虚空点点，“除了上节目，我不接受任何采访，再敢乱拍，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！”

说完后，厉景呈转身带着小米糍快速离开。

被点到的几人面面相觑，节目中厉景呈所展现出的形象，和现在判若两人，再说都参加《爸爸带我玩儿》了，采访几句怎么了？

来到车上，小米糍爬进后车座，这才摘掉帽子，“爸爸，你刚才好凶哦。”

司机缓缓发动引擎，厉景呈抽过旁边的报纸，“你要是不乖，我也会这样凶你。”

“爸爸，”小米糍上前抱住厉景呈的手臂，“你想书兰吗？”

“书兰也是你叫的？”

“你又不让我喊她妈妈，那我就叫书兰呀。”

厉景呈不动声色地翻看手里报纸，小米糍见状，再度道：“书兰不是妈妈，那妈妈在哪儿？”

她的话奶声奶气，四岁的小娃子，说话有时候还不顺畅，但小米糍打小语言能力就很强，现在就跟个大人一样，能跟厉景呈正常交流。

男人目光定定落在报纸上，是啊，跟她朝夕相处的盛书兰不是妈妈，那她的妈妈在哪儿呢？

“爸爸？”

厉景呈收回神，那个名字，那张脸，他已经有三年被迫不去想了。

只是，小米糍长得越来越像她，他总是能在女儿的身上看到她的影子。

“奶奶说，书兰妈妈是妈妈，只是爸爸妈妈吵架了，你生妈妈的气，就不让我喊她妈妈，是吗？”

亏得沈静曼这种谎都能编出来。每回小米糍问起她的妈妈，厉景呈都有种无力感，小米糍会越来越懂事，现在能搪塞过去，今后肯定不能。

车子很快开回帝景，盛书兰从接到电话后就在门口守着，远远看见黑色的豪车驶来，盛书兰走出去两步。

车还未停稳，就听到小米糍的喊声，“我回来喽。”

盛书兰替她打开车门，“我的宝贝，累坏了吧？”

小米糍一下扑进盛书兰怀里，她抱起小米糍，等着厉景呈下车。

“这几天好像皮肤都晒黑了呢。”

司机帮忙拎行李，厉景呈拿着外套走到两人身侧。

“景呈，回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盛书兰抱紧小米糍，“走，我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多吃的。”

“真的？囡囡都快被馋死了。”小米糍做了个馋嘴的动作。厉景呈看着两人有说有笑地进去，盛书兰已经完全进入这个角色。三年来，她将小米糍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没法做到的，她都替他做了。

沈静曼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提过，让他给小米糍一个完整的家，毋庸置疑，盛书兰是最好的人选。

厉景呈走进帝景，余光瞥过那座玻璃房，三年了，他都没有拆掉。

如今，里面摆满了东西，成了盛书兰的地方。

厉景呈刚回来两天，沈静曼就飞到了南盛市。她将厉景呈叫到房间内，“过两天有个拍卖会，你替我去趟。”

“你又看中了什么？”

沈静曼给厉景呈一张照片，男人看了一眼，“这不是……”

“对，跟书兰爸妈留给她的一个一样。据说这宝贝只有两件，我想，将它买下来后送给书兰，凑成一对，让她想到父母时有个念想。”

厉景呈将单子接过去，仔细看，“这家拍卖行并没有多大名气，靠得住吗？”

“只要东西真，名气小的反而抽成低，况且会有资深的鉴宝师在那儿，你就去趟吧。”

沈静曼拼命想撮合他和盛书兰，厉景呈是知道的。

况且她照顾小米糍三年，这样的要求厉景呈肯定不会拒绝。

活动这天，厉景呈驱车来到会场。

厉景呈取了号进去，小小的展厅内居然已经坐满了人。厉景呈根据座位入座，主办方搭建的舞台很高，强烈的白炽灯光打在红色案台上，前面的铭牌由于隔得远，厉景呈并不能看清。

等待的时间里，厉景呈掏出手机看，屏幕是小米糍的照片，撇着嘴巴，当时让她配合，她不肯，是盛书兰用一颗糖才哄得她安安稳稳站在那儿摆拍。

主持人上台，说话声传到厉景呈的耳朵里。

拿着藏品的民间收藏家进入会场，紧接着，便是鉴宝大师。

第一位，是七十多岁的老者，大屏幕放出他的资料。

第二位，是在南盛市比较有名的鉴宝师，五十多岁的蔡女士。

最后一位，主持人介绍，是鉴宝届新秀，师承宋魁，全国一级鉴宝师，宋魁的名号在收藏界无人不知，据说是从来不收徒弟的。

厉景呈不由抬头，会场内静谧无声，一串脚步声从幕后传来。

女人穿了一双七厘米左右的高跟鞋，一袭纯黑色紧身西装，里面的白衬衣领子翻出来，更衬得脖子纤细优美，长而直的头发干净利索地束在脑后，扎成马尾，尾端直达腰际，可见放下来有多长。

那腰身裹在一粒扣西装中，不盈一握，整张面部干净漂亮，不留一丝刘海。

脚步声走向第三把交椅，主持人也念出她的名字。

“欢迎荣浅，荣小姐。”

厉景呈一眼望去，台上的灯光在荣浅肩部打出一层朦胧，整张脸显得虚幻不真实。

她拉开椅子，朝台下莞尔，五官立体精致，眉宇间少了一丝稚气，这个样子，当真是厉景呈陌生的一面。

主持人介绍完三人的身份，活动正式开始。

第一位藏宝人手拿一块浮雕，东西先放在聚光灯下展示，坐在荣浅身边的鉴宝师和藹开口，“能给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得到这件宝物的吗？”

“这是我爷爷去四川玩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买到的。雕刻的是千手观音，对方说是很老的东西，我爷爷信佛，就买下了。”

“那请问当初请来这尊观音，花了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二万。”

“好。”

藏宝人捧着宝贝来到台前，三位鉴宝师一一看过，中间那人说了一串专业术语，但大抵能听出是件真品。

“所以，收藏这东西还是很值的。不过要理性，在懂行的情况下适当买进，按照现在的行情，这浮雕应该能值五十万。”

藏宝人闻言，喜形于色，上前拿回浮雕后不住鞠躬，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荣浅坐在边上，不骄不躁，她似乎习惯了这样。

好几个藏宝人鉴宝后，也有当场买卖成功的。厉景呈的目光落在荣浅脸上，她应该没有发现他就人群中。

又一位藏宝人端着一个锦盒上台，里面是一块玉佩。

厉景呈透过大屏幕看到，那就是沈静曼今天让他来拍下的玉佩，和盛书兰的那块果然一模一样。

展示过后，藏宝人将玉佩亲手交到鉴宝师手中。

鉴宝师照例先问了来历。

“这是我前几年去云南旅游买下的，花了三十万。起初那人不肯卖，但说是家里有急用，我看着成色很好，这个价应该值。”

玉佩到了荣浅手中，她仔细看着，“对方有跟你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吗？”

厉景呈眉峰轻挑，三年没有听到她讲话，这一开口，似乎连说话声音都变了。

“他说是明代的東西。”

荣浅翻看着，又跟旁边的人耳语几句，厉景呈看到荣浅边上的女人点着头。

荣浅将玉佩托在掌心内，“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玉佩背后有很小的印记，还有这种雕工，其实都不可能是明代的東西。”

“啊？那不会是假的吧？”藏宝人大惊。

荣浅勾起嘴角，面目温润，她再不是以前那个咋咋呼呼的性子，“玉只分活玉和死玉，没有真假之分。”

摄像机镜头靠近她的手掌心，将那块玉佩的形状放大，“这种纹路以及细腻感，都说明这是块好玉。但从背后的印记可以看出，它其实是一块仿清朝的近现代玉佩，因为清朝的印记不会这么工整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这是近代的东西？”

“是。”

藏宝人蒙了，“那，能值多少钱？”

荣浅笑着将玉佩放回锦盒内，“按照目前拍卖的行情来算，可以值二十万。”

对方尽管失望，但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幸好没有亏大发。

锦盒上贴着拍卖的标记，主持人示意他将玉佩放到展示台上。

大屏幕上再度出现玉佩的身影。

主持人声情并茂地介绍着，“它尽管不是明代的東西，但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。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，况且我们鉴宝师已经鉴定这是块难得的好玉……”

有人举起牌子。

主持人嗓音扬高，“八十九号那位先生举牌了，我们起拍价是二十万，还有哪位看中的？”

厉景呈站了起来，“我出五十万。”

说完，也不等程序走完，厉景呈径自往台上而去，那位藏宝人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使劲掏掏耳朵，“五十万？”

荣浅听到这话，全身一怔，这种霸道的语调，她太熟悉了。

垂下的眼帘一点点抬起，只见一抹高大的人影逆光而来，黑色充斥她的眼球，荣浅有片刻晕眩，厉景呈几步走到台上。

鉴宝师已经给出这样的答案，这玉佩不会有人跟他抢。

厉景呈不喜欢讨价还价，况且是要送给盛书兰的，不差这几十万。

“先生，您确定出五十万？”

“赶紧的。”

主持人一锤定音，“恭喜这位先生，喜得玉佩一枚。您是要送给什么重要的人，还是自己收藏？”

厉景呈看向大屏幕，目光自始至终也没落向荣浅，“送给一个女人。”

“好，恭喜恭喜。”

主持人拿过文件，摆放到荣浅跟前，“经我们鉴宝师鉴定后，当场拍卖的作品，鉴宝师都要签下责任书，我们拍卖行也会负起相应的责任。”

荣浅拾起签字笔，厉景呈忽然转身，几步来到台前，他双手撑住桌沿，挺拔健硕的身子微微下弯，形成一道无形的压迫。两人靠得那么近，厉景呈的手指几乎要碰到荣浅的肘弯。

她轻呼出一口气，笔落向那份文件。

“那也就是说，假如卖出去的是假货，你们鉴宝师要负担相应的赔偿？”

“先生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，我们请来的鉴宝师都是在这行有资质……”

厉景呈打断他的话，目光圈住荣浅不放，“有资质？”他伸手拿起那块铭牌看了看，再放回桌上，“这位，荣小姐是吧？我看你也沒多大岁数，年纪轻轻做鉴宝师，请问你做过几年？”

在南盛市，人们对厉景呈都不陌生，也有些人知道他订过婚，但时隔这么多年，那一段即便被提及，也是当作风流韵事，谁还能记清楚故事的女主角？

荣浅压下笔端，“先生，您是怀疑我方才所说的真实性了？”

“我不是怀疑，只是在鉴宝这一行，越老的东西越吃香。文物如此，鉴宝师也是这样，我觉得你可以转行。”

荣浅摊开文件，在落款处签上名字，目光犹豫一下后同他对上，“谢谢您的关心，我觉得我做得很好。”

“自不量力。”

男人勾出了一抹笑，初见时的那种邪魅和张狂在这个男人身上重新点燃，他领口由于下压的动作而微微敞开，若隐若现露出锁骨边缘，淡然悠远的香水味萦绕在荣浅鼻翼间。

她笑了笑，“您若不放心，不想买，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。”

厉景呈目光从她额头一路往下，滑过鼻梁，落在她的樱桃小口上。

若是在三年前，听到这样挑衅的话，荣浅必定会像母老虎一般冲上前撕咬，即便没有那样过激的行为，至少也会将他骂得回不了嘴。

呵！倒是懂得圆滑了。

主持人因为荣浅的这句话惊出一身冷汗，他忙上前，“字已经签好了，这就给您去办相关手续。”

厉景呈嘴角牵动，“你们找来的鉴宝师，不是说想买还能反悔吗？”

“这，这您方才都竞价了。”

荣浅站起身，将那份文件交到主持人手里，她早学会了在玩笑间睥睨笃定的本事，“这位先生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花五十万买个玉佩，肯定是要送给重要的人。拍都拍了，临时反悔，你也太小看这位的身份了。”

主持人笑意盈盈接过头，“那相关手续这就去办。”

厉景呈抿紧嘴角并未说话，荣浅站立着，他抬起的目光落到她颈间，她带了一条项链，足有手指粗，铂金的光泽尤为闪耀。

以前，她喜欢的首饰都是越细越好，何时竟戴上了这种？难道三年不见，一个人能变得连喜好都不一样？

荣浅脖子纤细，厉景呈端详着，这样戴着，竟也不显得突兀，恰到好处。

注意到厉景呈的目光落在自己颈部，荣浅心一惊，忙坐了下去，“我们继续吧。”

主持人上前，“先生……”

厉景呈松开手，下了台，回到原位。

荣浅如坐针毡，拍卖才进行到一半，她必须保持百分百的注意力才能使得自己专心鉴宝。

厉景呈搭起长腿，他并不关心接下来的藏品。原本，买好了东西便能去后台，他却鬼使神差地坐在了这儿。

荣浅神情专注，一件件宝物经过她的手，估价之后，也拍卖出去好几件。

她看了一眼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。

厉景呈单手撑起侧脸，这个女人，当初狠心到就算离开孩子也要离开他。三年时间，厉景呈强迫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去留，不去关心她身在何处，过得好不好。他有小米糍相陪，痛着痛着，日子一天天也过来了。

有些人，不见则已，一见……

厉景呈胸口起伏了几下，似乎有压抑不住的情绪在攒动，冰封的心不受他的控制，那股鲜热的血液正在四处乱蹿。

荣浅应对自若，时不时和旁边的两人交流。厉景呈觉得刺眼，她不该是那个娇弱的千金小姐，事事都依附于他的吗？

他习惯了她那样，即便她离开了那么长时间，他也希望再度见到的她依然毫无自主能力，最好四处碰壁、娇惯而哭泣着才好。

拍卖会结束，荣浅收拾东西到后台，负责人轻拍她的肩膀，“等结算过后，钱会打到你的账户内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厉景呈进入后台，恰好见到这一幕。

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笑咪咪盯着荣浅，“干得不错，不愧是宋大师的徒弟，希望以后还能合作。”

荣浅同对方握手，“只要您开口，我还要多谢您器重呢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她转身离开，经过厉景呈身边时，头都没抬。

厉景呈拿了自己的东西，签好合约，然后从另一侧的通道离开。

回到帝景，沈静曼和盛书兰坐在沙发内，听到外面的喇叭声，沈静曼不由展颜。

盛书兰侧首，“景呈去了公司？”

“应该是去办重要的事吧。”

厉景呈从玄关处换好鞋子进来，他来到客厅，将锦盒放到茶几上。

“办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盛书兰不明所以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沈静曼将盒子放到盛书兰手里，“赶紧打开看看。”

“小米糍呢？”厉景呈张望四周。

“在楼上，画画呢。”盛书兰说着，接过锦盒打开，在看清楚里面的玉佩后，惊得张大了嘴。她伸手捂住嘴，眼泪忍不住滴落出来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盛书兰不住点头。

“这是景呈特意去拍卖行买回来的。就是因为看到海报，跟你那枚一模一样，想来应该也有什么渊源。”

盛书兰激动不已，抬起手背不住擦拭眼角，“景呈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喜欢就行了。”厉景呈垂下视线，似乎若有所思。

“东西呢？”沈静曼摊开手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买卖不需要文件吗？那家拍卖行我打听过，会有鉴宝师出具的证书。”

厉景呈玩着手里的车钥匙，“丢在车上了，那玩意有什么用。这玉佩就这么一对，买来是图个念想，又不指望转手变卖，有没有都一样。”

沈静曼听闻后觉得也是，“只要书兰喜欢就好。”

“妈，我喜欢，当然喜欢。”

沈静曼拍拍盛书兰的手背，“你照顾小米糍三年，把她当女儿一样，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”

“妈，你别这样说，我心甘情愿的。”

沈静曼看向厉景呈，朝他使着眼色。厉景呈看见了，却并未予以理睬。这样的戏码，沈静曼来一次就会上演一次，无非是要他开口给盛书兰个身份。

楼梯处传来咚咚的脚步声，小米糍穿着一身公主裙往下跑，“爸爸。”

厉景呈张开双臂，等她跑近后一把抱到怀里，小米糍蹭着他的脸撒娇。

沈静曼看着他们说：“都说了，别太娇惯，瞧你把她宠的。”

“妈，女孩子嘛，就要娇养。”盛书兰替她说话。

小米糍眨巴下眼睛，“谢谢书兰。”

这个年龄段，最会有样学样，沈静曼眉头微皱，“谁让你直接喊书兰的？”

“那我喊什么？”

沈静曼看了一眼厉景呈，当着他的面，她不好直接让小米糍管盛书兰叫妈，“那你想喊她什么？”

沈静曼总在小米糍耳边念叨，潜移默化下，这小人精肯定懂，况且盛书兰对她好得不得了，从她嘴里喊出来妈妈，比沈静曼说有用多了。

小米糍两手攀住厉景呈的脖子，想了想，“书兰啊，好听。”

沈静曼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。

小米糍继续蹭着厉景呈的脸，爸爸不让她喊书兰妈妈，她又不傻，才不当着他的面喊。

盛书兰没有一丁点的不高兴，厉景呈替她买玉佩的举动，足够她感动好一阵了。她让小米糍来到自己身边，厉景呈起身去楼上，到了卧室，他从兜内掏出那张文件。

荣浅的字体都变了，以前是娟秀的小字，现在好像是专门练过的签名，微微潦草，带着恰到好处的韧劲。

荣浅回南盛市后，并未回荣家住，而是单独在市中心租了个公寓，请了一个保姆。

荣择这三年也不容易，荣氏尽管还在运作，但始终难以从当年的重创中恢复，资金链的断裂一直是致命性问题。霍少弦曾想过拉荣氏一把，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投入多少钱便能解决的，厉景呈团队投过的项目都僵持在那儿，霍氏帮过几次，可始终不见太大的起色。

接到荣浅电话的这天，林南跟何暮都请了假特意赶过来。

她们约在一家自助餐厅见面，荣浅是最先到的，何暮跟林南进去时，看到有人朝她们招招手。

何暮一路走，眼眶就红了。林南飞奔过去抱住荣浅不放，“你个没良心的，总算回来了。”

“瞧把你激动的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何暮拉着林南入座，“让别人看笑话，赶紧坐好。”

林南擦着眼角，“怎么回事啊，第一年还有电话，后面两年就直接没影了！你要不说清楚，看我抽不死你。”

荣浅含笑，眼底却极力隐忍着什么，她垂下眼帘，等嘴角上扬后，才做出轻松的样子，“第一年比较空闲啦，后来太忙。”

“太忙？忙到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？”

“我跟着师傅学习，他看我看得也紧……”荣浅有些出神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猝然收回神，仿佛被惊到一般。

何暮鼻子发酸，“林南，哪有一见面就数落人的。”

“那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的啊。”荣浅双手托腮，“你看我，脸色红润像花儿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少来吧。”

何暮跟林南都毕业了，各自找到了稳定的工作，几人先拿了吃的，一边对着烤盘一边吹牛。

“浅浅，你最近有关注综艺节目吗？”何暮看她一眼。